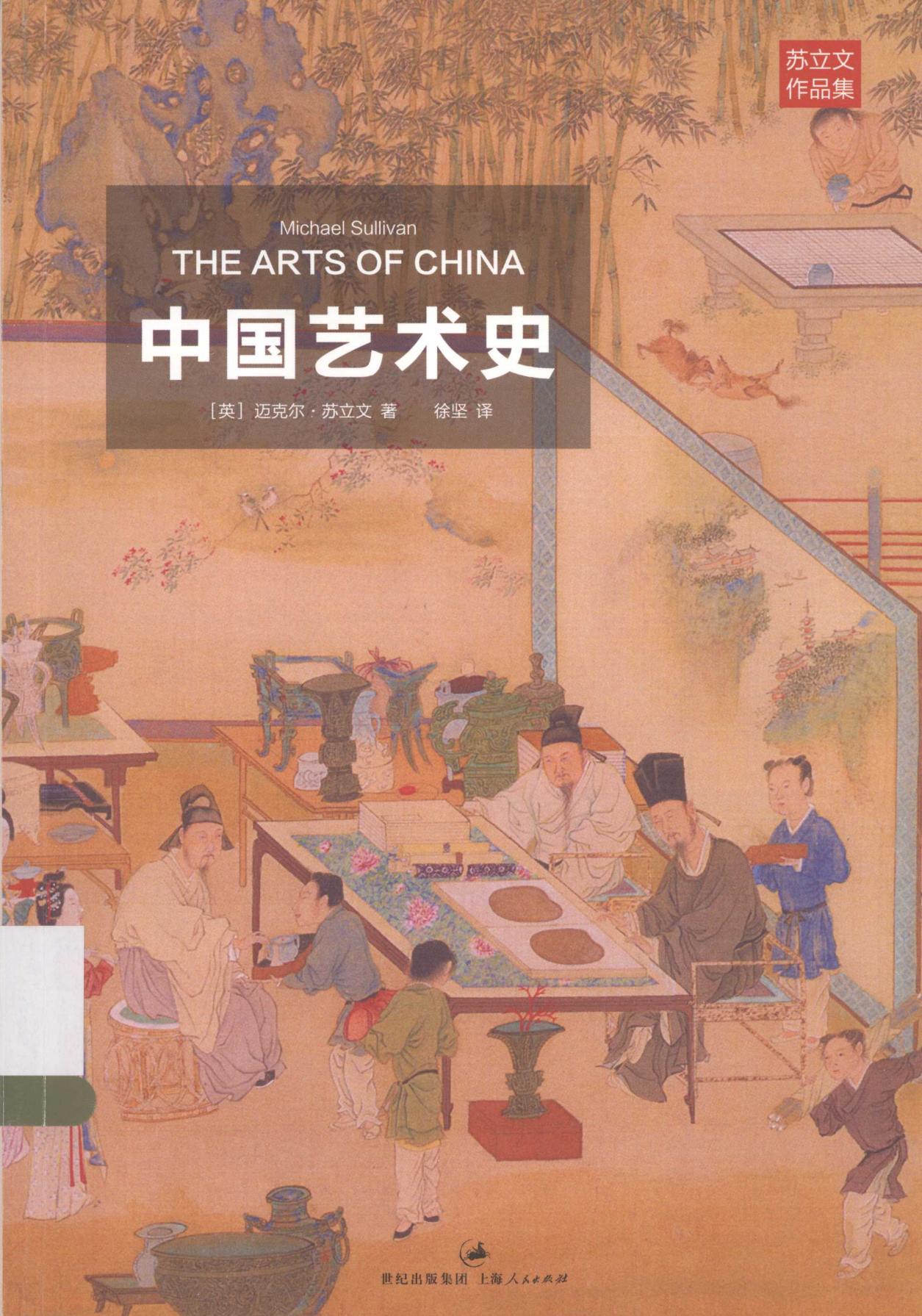


苏立文
作品集

Michael Sullivan
THE ARTS OF CHINA
中国艺术史

[英] 迈克尔·苏立文 著 徐坚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014033266

J120.9

76

中国艺术史

[英]迈克尔·苏立文著

徐坚译



J120.9
76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72145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艺术史 / (英) 苏立文 (Sullivan, M.) 著; 徐
坚译.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书名原文: The Arts of China

ISBN 978-7-208-12051-8

I . ①中… II . ①苏… ②徐… III . ①艺术史—中国
IV . ①J1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12969号

责任编辑 杨越江 张铎 王莹

装帧设计 壹原视觉



世纪文景

中国艺术史

[英] 迈克尔·苏立文 著

徐坚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 8 号林达大厦 A 座 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瑞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22.5

字 数 184,000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 S B N 978-7-208-12051-8/J · 359

定 价 79.00 元

THE ARTS OF CHINA

Michael Sullivan



世纪文景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出品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献给 环

目 录

英文版第五版序	1
第一章 历史文明的曙光	3
第二章 早期青铜时代：商和西周	19
第三章 东周和战国时代艺术	51
第四章 秦汉艺术	72
第五章 三国六朝艺术	107
第六章 隋唐艺术	142
第七章 五代与两宋艺术	175
第八章 元代艺术	220
第九章 明代艺术	240
第十章 清代艺术	270
第十一章 20世纪中国艺术	299
注 释	330
参考书目与延伸阅读	337
图版说明	342

英文版第五版序

在本书第五版中，我与时俱进地作出了修订和增补，修改甚至重写了早期艺术诸章节，以期更好地理解青铜时代的中国。同样，我在书法、禅宗艺术和晚近的中国艺术的发展上也作出了重大调整。

逾半个世纪前，本书以《中国艺术简介》(*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Art*)为名出版，此后，若干西方学者采用了其他取向写作中国艺术史。一种是以不同的章节分别讨论绘画、雕塑、陶瓷及其他艺术；另一种更激进的方法将艺术视为政治、社会和经济势力的表现，对情境的强调超出对艺术本身。

我没有追随任何一种取向，而是恪守传统的朝代框架，此中原因有二：因为中国人按照连续的王朝序列认识自身的历史，所以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在初次接触中国文化时，有必要把握中国人自身对于中国历史的感觉。此外，每个主要王朝，王朝之间的断裂和混乱时代的艺术都各有其独特特征。

对于所有提供新图片，或者以彩色图片替代黑白图片的个人和机构，我都深表感谢，特别是北京故宫博物院 Zhang Ying，北京的 Freda Murch 和 Robert Bernell，台北故宫博物院和魏德文先生，北京大学刘正成教授，伦敦的 Rosemary Scott，重庆的 Nick Ball，以及图片说明中提及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没有他们的慷慨帮助和合作，本书第五版将无法出现。

我需要感谢现在或者不久前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一群年轻人，他们以各种方式帮助了我的研究。他们包括 Hiromi Kinoshita, Josh Yiu Sifu, James Lin, Wang Hsien-Ch'un, Celine Lai, Tam Ka-chai, Deng Fei, Chen Xin 和 Jiang Qiqi。

最后，我希望再次感谢加州大学出版社的 Deborah Kirshman, Sue Heinemann, Eric Schmidt 和 Lynn Meinhardt，我的编辑 Amy Klatzkin 和设计师 Nicole Hayward。

第一章

历史文明的曙光

对于中国艺术的仰慕者而言，1949年之后的三十年是一个充满动荡和挫折的时代，因为他们亲眼目睹中国人公然否认甚至毁坏自身的文化遗产。多年来，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和政治革命，中国几乎完全闭锁大门，仅对彻底唯唯诺诺的追随者开放。当大多数中国人逐渐摆脱信仰的控制，艺术和艺术家却深受挫折，特别是在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6年毛泽东逝世的十年浩劫之中。

然而，即使在艺术家和学者被囚禁，或者发配到农村和工厂的最困苦的时代，考古活动也从来没有停止。事实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在发掘、保护、研究和展示其文化遗产方面，做得比过去更多。与其说这是毛泽东提出的“古为今用”的政治需要，因为实现“古为今用”必须让“古”能为“今”所见，还不如说，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人能够时时感知，即使“文化大革命”也无法消磨的历史感。中国人常常回顾他们的历史，将其当成获取力量的丰沛源泉。对于他们的文化的活力而言，这是必不可少，而绝非可有可无的。

古老的传说也从未被遗忘。其中一个是关于世界的起源的。在遥远的过去，宇宙混沌一团。一天，混沌初开，上面变成了天，下面变成了地，两者之间出现了最早的人——盘古。每天，盘古都在长高，而天向上升十尺，地向下降十尺。一万八千年后，盘古死去。他的头裂成日月，血汇满江海，毛发变成森林和草地，汗水化作雨，呼吸化作风，声音变成雷电——他就是人类的祖先。^[1]

一个民族的起源传说往往暗示在他们看来什么才是至关重要的。这个故事也不例外，它表达了中国人一个亘古的观点：人不是创造的终极成就，人在世间万物的规则中只占据了一个相对而言无关紧要的位置。事实上，这只是一个历史记忆。与壮观瑰丽的世界和作为“道”的表现形式的山川、风云、树木、花草相

比，人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其他任何文明都没有如此强调自然的形态和模式，以及人类的恭顺回应。

我们可以将这种认知的根源追溯到遥远的过去，当时，华北的自然条件比现在要温和得多。50万年前，即北京人的时代，这个地区相对来说温暖而湿润。大象和犀牛在茂盛草地上逡巡，全然不是近代所见的荒山秃岭、寒风掠过的平原景象。在今天的河南、河北、山西和陕西一带，产生了独特的天人合一的中国式认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在哲学、诗歌和绘画中得到极致发挥。和谐感并不仅仅局限于哲学和美学，它同样也有实用价值，因为农夫的富足，乃至社会的繁荣，都依赖于他知晓四季和顺应天意。农业最终成为一种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礼仪。当春天来临的时候，他礼仪性地在第一垄田地中耕耘，不仅希望保佑来年的好收成，也借此表明与自然力的亲和，巩固其法统地位。

和谐感是中国思想的基础。人类不仅要顺应天意，也要调和与周围其他人的关系。按照逐步扩散的圆圈模式，这种和谐由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开始，向外推广。因此，历史上最崇高的理想往往是发现万物的秩序并与之相和谐。随着本书逐步展开中国艺术史，我们将发现，其特性和独具之美就在于和谐感的表达。这是否就是那些对中国文明其他方面兴趣寡然的西方人也会如此狂热地收集和推崇中国艺术的原因之一呢？也许，他们也能感觉到中国艺术家和工匠所创造的形式乃是“自然”的形式——借助艺术家的手表达的对自然韵律的本能回应？中国艺术既没有像印度艺术一样，要求我们致力于沟通物质形态和暗喻内容这两个看起来无法沟通的极端，也没有像西方艺术一样，包含不被亚洲人所接受的形式和思想等预设观念。中国艺术的形式因为身处最广泛、最深刻的和谐感之中而极度妍美，我们之所以能欣赏它们是因为我们也能感觉到自身周围的韵律，并且能够本能地回应它们。这些韵律——即线条和轮廓所表达出来的内在生命的感觉——在中国艺术的萌蘖阶段就已表露无疑。

石器时代的中国

今天，任何一个中国艺术爱好者对精美的新石器时代彩绘陶器都耳熟能详，但是，在1921年之前，几乎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证明中国曾经有过石器时代。那一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 Gunnar Andersson, 1874—1960）和他的中

国助手有两项至关重要的发现。一项是在北京西南的周口店。在一个山坡的断崖上，安特生捡到一些燧石工具，表明这个地区曾经居住过非常古老的人类。他本人没有进行发掘，但是他的发现却导致进一步发掘的展开，最终裴文中博士发现了化石骨骼。除了晚期爪哇人之外，北京人是迄今为止所见到的最古老的直立人种了。这些骨骼属于生活在更新世中期的北京中国猿人。洞穴中保留的厚达 50 米的文化层表明在 70 万年前到 20 万年前之间，北京人就生活在这里。北京人以脉石英为原料，通过从一块大鹅卵石上敲击出薄片制造石质工具。他们已经会用火，多食谷物，偶尔也以敲骨吸髓的方式惨食同类。

近年来，更古老的遗存也不时被发现。1965 年在云南元谋地区发现的猿人牙齿化石的年代被推断为 170 万年前。^[2] 1964 年，在陕西蓝田县山坡上的一处埋藏中，古生物学家发现了人类头盖骨，并推测它们的年代至少比北京人早 10 万年，即大致和爪哇人同期。更晚近的发现在 1984 年，辽宁南部的金牛山发现了年代在更新世中期、26 万年前的原始人骨骼，即金牛山人。金牛山人的大脑比同时期原始人大脑容量更大，因而和早期智人有某种关联。

到更新世晚期，中国早期人类的进化速度加快。近年来，多个地区都发现了智人文化遗物。周口店山顶洞人（约前 25000 年）已经拥有比他们的祖先更多的石器工具，男性已经穿着用兽皮缝制的衣服，而女性则用穿孔石珠和涂抹赤铁矿粉末来妆扮自己。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文明历史上最早的有意识的化妆行为。在宁夏和鄂尔多斯地区的沙漠遗址中发现了精致加工的细小石器类型，各种不同类型的石刀和石片被用于不同的目的。1960 年，在河南北部，即后来成为商代最后的中心区域的地方，一个居址上发现了上万件细石器。远在西南的四川、云南和贵州也有丰富的遗物出现。尽管这些零星分布的遗址的年代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不甚清楚，但它们的分布至少证明，在向中石器时代慢慢过渡的过程中，旧石器文化已经广泛分布到古代中国的各个角落。^[3]

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文明

中石器时代的人们以渔猎为生。当中国人的祖先定居下来，开始建筑村寨，学习农艺、蔬菜种植和制陶时，“新石器革命”如期而至。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中国的新石器文化起源于冀南、豫北一带的“核心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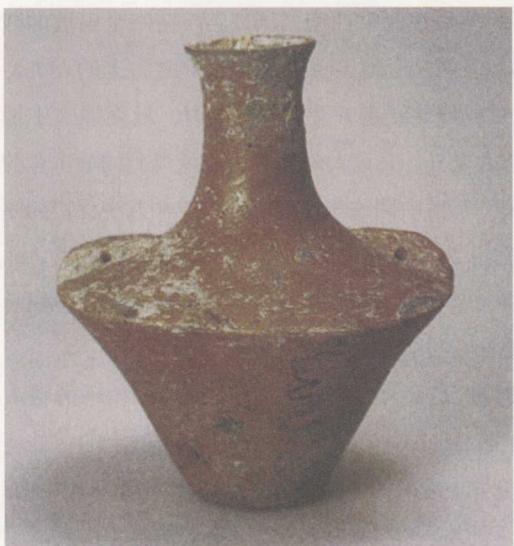


图 1.1 ← 红陶小耳罐，高 17.8 厘米，出自河南省长葛县，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

图 1.2 → 陕西半坡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村落局部，现为遗址博物馆。

“核心聚落区”和“次生聚落区”，并从此扩散开去。但是随着更多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图景变得越来越复杂，但可以笃定的是新石器时代社会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不同的地区，每个地区都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技术。

在现在的中国境内，最早的聚落是湖南玉蟾岩和内蒙古的敖汉旗，其年代早至前 8000 年。居民们居住在狭小的房屋或草棚之中，聚落周遭环绕壕沟。年代稍晚的是洛阳附近的一个村落遗址——裴李岗。遗址中发现了房屋地面、驯养动物的证据，并有装饰简单纹饰的粗糙陶器（图 1.1）。通过碳 14 测年，考古学家将裴李岗文化的年代推定在前 6000—前 5000 年。在年代稍晚的其他遗址中，我们发现了更大的房屋、排屋、稻作农业的起始、用于装饰和礼制目的的精细打磨的石器和玉器，以及最早的防御城墙——最终导致防御性城市的出现。尽管最早的个案尚未可知，但是湖南澧县城址年代早到前 4000 年。^[4]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明的一个早期阶段最初是偶然发现的。中国政府雇用安特生在华北寻找煤矿和油田。1921 年，安特生在一个名叫仰韶的村落中发现了随葬精美彩绘陶器的简单墓葬，并命名为“仰韶文化”，以此标识前 5000—前

3000 年中国史前史的重要阶段。1923 年，安特生注意到仰韶陶器和古代近东地区陶器的相似性，于是西行至甘肃，试图发现与之相关的遗址，并在半山发现了包含非常近似的陶器的墓葬。然而，中国考古学家随后在华北不同地点也发现了大量的“彩陶”遗址，因此，现今很少有人再提及其与西亚的关联了。

仰韶文化最重要的发现出现在 20 世纪 50 年代和 70 年代。考古学家在西安以东的半坡和更偏东的姜寨发现了一群新石器时代村落和墓地（图 1.2）。半坡村落群覆盖面积多达 1 公顷，在深达 3 米的文化堆积中发现了四个不同时代的房屋居住层面，这表明在前 6000—前 5000 年间，人类频繁地居住于这个地点。最早的居民居住在用枝条和泥土搭建的圆形草棚中，屋顶覆盖着芦苇，地面涂抹灰泥，房屋中间装置一个火塘，这种设计很可能是模仿早期的帐篷或蒙古包。他们的后代建起了木骨栽柱的长方形、圆形或正方形房子，屋内地面比地平面低一米多，通过一连串台阶才可进入（图 1.3）。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民居的进一步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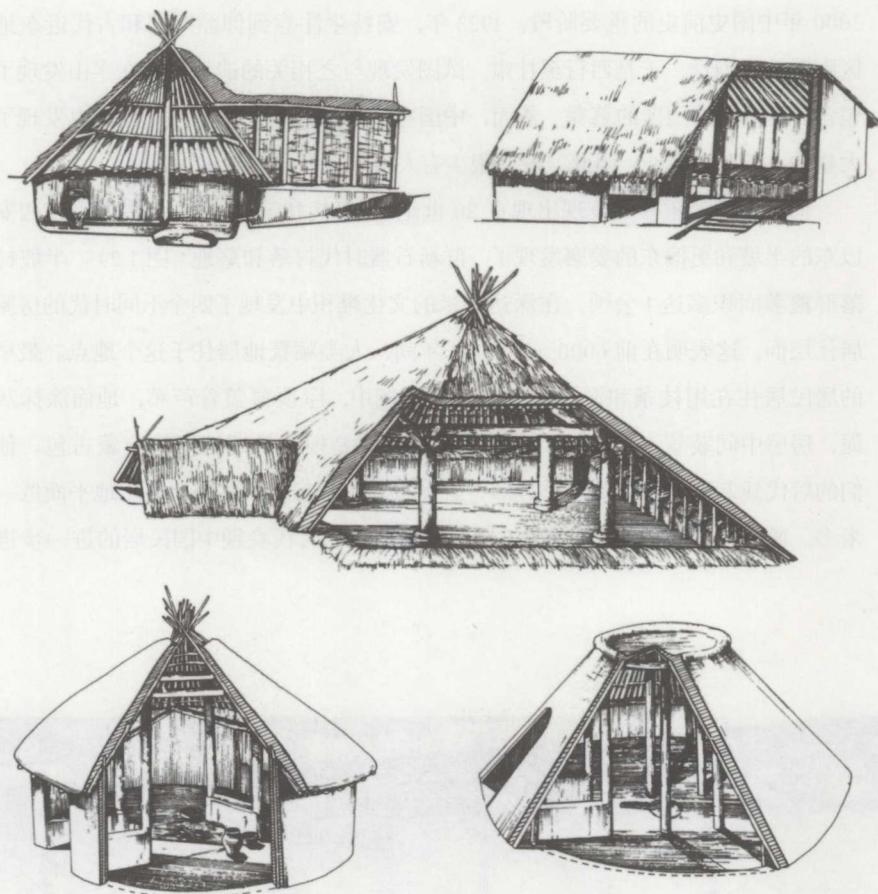


图 1.3 陕西半坡新石器时代房屋，据《西安半坡》(1963 年) 复制。

展以在郑州附近大河村发掘的三联式房屋为代表，泥墙经过烘烤形成坚硬又耐久的墙面。

半坡陶工们既生产粗糙的灰陶或红陶，也生产一种细腻的红陶，抛光后涂抹黑彩，纹饰多为几何形纹饰，偶尔也有鱼形和人面纹饰（图 1.4）。看起来他们还不会使用陶轮，而是用泥条盘筑的方法制作陶器。他们也用泥土制作纺轮甚至发簪，但是更精致的器物，比如针、鱼钩和箭头都是骨制的。部分半坡和大河村村庄已搭建屋顶，保存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博物馆。

安特生率先发现的那些彩陶以及随后出土于河南和甘肃多个地点的彩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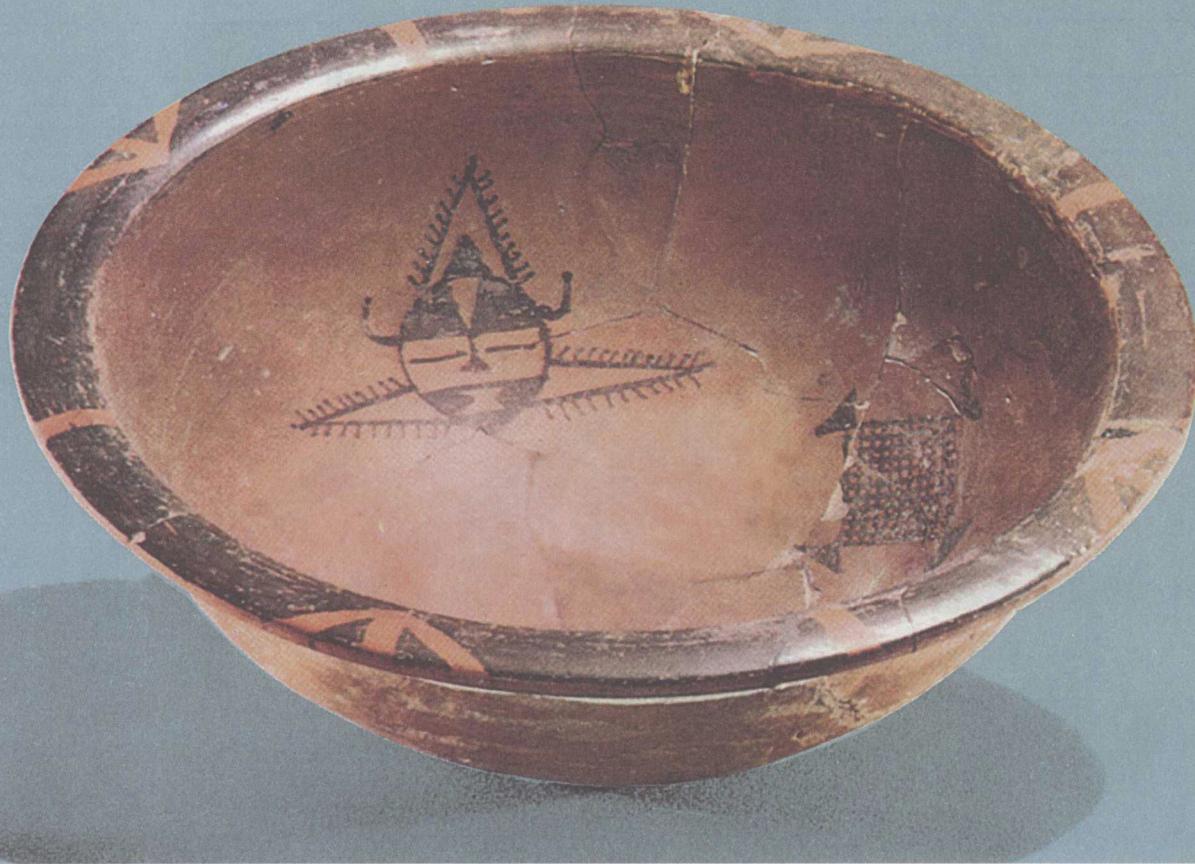


图 1.4 人面网纹盆，直径 44.5 厘米，出自陕西省半坡村，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无论在质量还是美感上，都是其他新石器时代用具无法媲美的。其种类主要包括墓葬用陶罐（图 1.5）、敞口深腹盆、高领带耳罐。尽管陶器器壁非常薄，形体却很粗壮，大方的轮廓往往通过用粗糙的毛笔施加黑色颜料形成的纹饰得到巧妙的强化。有的设计纹样为几何纹饰，包括平行带状纹，或者包含了平行四边形、十字或钻石状的菱形纹饰。器身下部常常不带装饰，可能为了防止侧倾，陶器是栽埋在沙地中的。很多陶器上装饰了水波状纹饰带，并集合形成一种漩涡状纹饰；其他陶器上则出现了高度抽象的人物、青蛙、鱼和鸟等形象。甘肃马家窑发现的碎片上甚至显示出一种非常复杂的用笔技巧，即在描绘植物时，叶子



图 1.5 红黑彩绘陶罐，高 40 厘米，出自甘肃省半山，仰韶文化，新石器时代，现藏于瑞典远东古物馆。